

從澳門也叫「天川」說起

——讀吳志良《何以澳門》所想到的

葛兆光

日本元和四年（一六一八），一個叫池田好運的長崎人，寫了薄薄一冊《元和航海記》。據說，他曾跟隨來長崎的葡萄牙商人 Manuel Gonsalvez 學習過航海，又學習了當時葡萄牙人 Manuel de Figueiredo 出版的《按針問答》（Exame de pilote），所以，對海上航路、往來商品和環東南海各處情況都有了解。在這冊書裏，他記錄了十六世紀末、十七世紀初，「長崎到天川」、「長崎至安南」、「天川至日本」、「暹羅至南澳島」等若干航線，那時候，很多東洋的和西洋的商船，都在今天叫做「東海」和「南海」的航線上，來來往往。不過，乍讀此書，究竟哪裏是「天川」？還一時不明白，說來我真孤陋寡聞，直到稍後，看了日本學者的研究論著才知道，那個時候日本人把「澳門港」Macau 叫做「阿媽港」（日語あまこう，amako），再轉一層就把「澳門」叫了「天川」（日語あまかわ，amakawa）。

《元和航海記》裏提到「天川」，大概因為作為商埠，十六十七世紀之間，澳門對日本海外往來很重要，當時日本在安南、暹羅都有商人僑民，澳門或許正好是一個中轉站。不過現在想來，那時候澳門很重要，並不僅是因為它與日本有商貿往來，而且因為它的位置，恰好在連接東北亞的東海和連接東南亞的南海之間，所以，和歐洲的里斯本，北美的墨西哥城，印度的果阿，扼守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馬六甲，面向亞洲大陸，又隔了太平洋背靠美洲的馬尼拉一道，像廣州一樣，成了連接世界，促成早期伊比利亞全球化的樞軸。正如曾

德昭《大中國志》記載的，從廣州和澳門向日本、菲律賓、印度，再經由馬尼拉向美洲，經由果阿向歐洲，各國各種商船，裝載着絲綢、瓷器、麝香、珍珠、大黃和糖，在海上穿梭往來，與明朝政府准許的諸國勘合船、中國東南的商船（即日本所謂「唐船」），以及得到日本政府許可的朱印船，不僅互相追逐利益，同時也傳播着彼此的文化。如果你看法國學者格魯金斯基討論早期全球化的那部《世界的四個部分》，你就常常會看到「澳門」，比如，他反覆引用巴爾布埃納的詩歌《偉大的墨西哥》，詩裏就有「來自菲律賓、澳門和兩個爪哇的天下無雙的財富」。而這些財富裏，那些繡上金龍的絲織品，就是從澳門運到歐洲，用於裝飾葡萄牙的教堂的；而那時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為了與中國官方溝通，也派了兩名使節到澳門，以便通過澳門，了解到明朝政府對馬尼拉騷亂的態度；格魯金斯基還提到，一五八八年澳門第一次使用歐洲活字印刷術，出版了玻尼法爵神父的《公教兒童教育》；而葡萄牙人和馬來人的混血兒埃雷迪亞（一五六三至一六二二），隨後又繪製了最早的澳門地圖。澳門帶給中國的，不只是世界的商品，也有世界的知識。

正是在十六十七世紀，在無遠弗屆的全球往來中，澳門顯示出了它作為「樞紐」的意義。吳志良博士出版的這本《何以澳門》，讓我這種外行讀來很長知識。可如果你要是問我，歷史上「何以澳門」？我首先想到的，還是這些十六、十七世紀也就是早期全球化時代的澳門事情。因為那個時候，澳門和里斯本、

墨西哥、果阿、馬尼拉、馬六甲一樣，是通過海洋鏈接全球網絡的「節點」。不過，當我注意到吳志良《何以澳門》一書，實際上更是在追問現在「何以澳門」的時候，又不由自主地想到，越過四五百年，在如今這個還需要全球化時代，澳門憑什麼仍然重要？吳志良的書中說到了文化、文學、文獻、制度以及家國，不過，我更想說的，還是作為區域研究領域中，澳門的特殊位置，這也是他這部書的第七部分討論「澳門學」的內容，而這個作為全書最後壓軸的部分，小標題正好用的是全書的書名「何以澳門」，可見這一方面的問題之重要。

何以澳門？我一直提醒學界朋友，在過去的歷史研究中，往往習慣性地將「東海」和「南海」分開，講東海的總是關注東北亞，而講南海的就只是關注東南亞，其實，大海相連，季風吹拂，船隻往來，東海和南海之間並沒有區隔，你看張燮的著作《東西洋考》，你看琉球的檔案《歷代寶案》，你看藏在英國牛

津的《塞爾登中國地圖》，你就知道東南海原本就是連在一起的，那麼，當你將東南海放在一起，觀看澳門的位置，你就會意識到澳門的重要，因為它恰好在東南海之間，這就是我為什麼把它叫做「節點」的原因。

自從一九九三年認識吳志良博士，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。我知道，他始終關注澳門學的研究，也有能力推動澳門學的發展，這不僅僅是他身在澳門擔任要職，還因為他是語言學和歷史學出身，而這種知識背景，恰好是超越國境的區域史和交流史所需要的。過去，這種超越國境的區域史或交流史研究，往往是西洋或東洋學者之所長，當年傅斯年在《史語所工作旨趣》中曾嘆息，「我們中國人多是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……凡中國人所忽略，如匈奴、鮮卑、突厥、回紇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滿洲等問題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」。其實，如今中國學者也關注到了這個領域，那麼，不妨就把「澳門學」作為中國和世界相連接的學問，在這方面下一點功夫。

這就是我讀《何以澳門》的一點感想。



▲池田好運著《元和航海記》。 作者供圖

作者簡介：葛兆光，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，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資深教授。著作有：《中國思想史》、《中國禪思想史》、《宅茲中國》、《歷史中國的内與外》等。

七日談

（上海篇）

自由女神的「眼淚」



客居人語
姚船

到紐約旅遊，大多數人都會參觀自由女神像。這座聳立於紐約的高大自由女神像，是法國作為禮物贈與美國的，被捧為美國的「象徵」。歷史證明，美國的所謂「自由」，不外是一塊醜惡面目的遮醜布，是掩飾霸權主義者野心的美麗詞藻。

中國人很早就看穿「山姆大叔」這一套。記得半個多世紀前，當我讀中學的時候，著名漫畫家畢克官在《漫畫》雜誌封面上發表了一幅畫：寂寞的自由女神頭像中，一隻眼的瞳孔竟然是一個警察兇惡的臉孔，而他手上的警棒垂在眼眶外，似一滴眼淚從自由女神的眼中流出。畫作一針見血揭露了這個標榜「自由」國家的本質。

當時我負責校園黑板报，被這幅漫畫深深感染，遂把它整頁剪下加上按語貼在黑板報上，至今仍記憶猶新。

回望過去，你會發覺，美國的霸權主義一點都沒變，不管哪個黨派執政，也不管誰當總統，其凌駕世界之上的野心都一樣，換湯不換藥，只不過如今特朗普連「遮醜布」也丟掉，口出狂言，妄想要所有國家都向他「跪下」。

特朗普揮舞關稅大棒，其深層目的，是想打垮中國。他認為崛起的中國已威脅到美國的霸主地位，所以一而再，再而三宣布提高對華關稅，企圖壓垮中國經濟。令他意想不到的，中國底氣十足，臨危不亂，強硬回應，讓他踢了鐵板。

關稅戰無疑反噬美國經濟。試想，在美國市場到處都可看到貨品上寫着「中國製造」時，加稅對美國民眾會造成多大影響。據統計，目前美國商場上，九成的微波爐、

電風扇，八成的遊戲機、玩具和手機（包括蘋果手機在中國廠房生產）來自中國，更不用說一般家庭日常用品，如果加入口重稅，最終都是消費者埋單。

特朗普在集會時必戴的紅色棒球帽，上面寫着「讓美國再次偉大」，他認為是自身品牌形象，也吸引了不少擁躉，目前價格已從五十美元上升到七十七美元。不過，諷刺的是，翻看內裏標籤，卻發現「Made in China」。出鏡率很高的白宮新聞秘書，在回答記者提問時，被發現所穿的紅色連衣裙，居然也是英國公司在中國生產的。看來，美國的「偉大」，離不開中國。

目前，關稅戰的危害，對美國民眾生活及整體經濟的影響已不斷浮現。股市、債市大幅波動。幾間大型汽車製造廠已相繼裁員、讓職工放無薪假，或者縮小生產線。而由於特朗普的關稅措施和吞併言論，令加拿大南下度假和購物意欲大減。據加國統計局數字，三月份前往美國的民眾已減少一成七，約九十萬人。而航空業界表示，夏天旺季預訂飛往美國的機票縮減二成。美國邊境小鎮隨處可見加拿大購物的情況已不復再見……而更廣泛的影響才剛剛開始。失業、物價飆升、通脹加劇等等已令民眾叫苦連天。

經濟學家、二〇〇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（Paul Krugman）指，特朗普的助手和顧問都不懂國際貿易，想用關稅戰打垮中國，必定失敗。

當然，特朗普是不會收手的，他仍會在橢圓形辦公室翻手為雲，覆手為雨。世界各國，包括美國民眾在內，將繼續生活在關稅戰危機之中。

自由女神的另一隻眼睛，真的要流出痛苦的眼淚。



飲饌短歌
徐成

我心中念着好旺角的種種好，一路朝着店面走去。進得店裏，覺得有些不同了，門口麵檔的師傅們年輕了不少，收銀台的老太太換成了大姐，以前只收現金，如今八達通微信支付寶全能；燈光桌椅似乎有所更新，菜單餐牌也從簡單的粉紙體變成了奇怪字體加配圖。一落座我就想起來，二〇二三年初我來吃麵時，老闆娘就說要退休不幹了，但店舖會轉出去，不會結業；她又加了句說，至於出品如何她就管不了許多了。如此看來，想必這好旺角已非當初一九七一年開業做了五十餘年的班底了。

雖然內心忐忑，但既然入座，也只能點單了。服務員阿姐遞來一杯熱水，看杯子和餐具也都更換，看來此地確實易主了。我按老習慣點了蝦籽撈牛腩煲，又要了份腩汁白灼菜

心。沒多久，麵菜皆至，趕緊嘗了一口，麵過碱的步驟做得依然不錯，無甚異味，但麵條偏軟，無香氣，蝦籽也不似以前足量鮮香了；牛腩則是肥得膩，瘦得柴，吃得噁嗓子；菜心選料偏老且未煮透，菜葉讓我吃得十分費力。匆匆吃完，結賬走人，想問此店是否易主，但終究沒有問出口。走出店門，一頭扎進旺角的市井塵囂中，心裏倒沒有怨怒，只是無盡蔓延的遺憾讓我難以自拔。想必老闆退休後，一些老師傅也都退休，製麵的步驟大約是傳於新店舖的人了，但要一門手藝做好，可不是按部就班初學就會的。所謂「取法於上，僅得為中；取法於中，故為其下」，如若不將標準立住，又無心鑽研練習，到最後只會沒入平庸，成為無數再普通不過的街頭雲吞麵館之一。

短短一個傍晚，竟收穫兩種遺憾，遺憾沒買到陳意齋的燕窩糕，但改日再來就能彌補這遺憾；遺憾好旺角終於未能延續當年班底和品質，這

個遺憾想必難以彌補了。香港的老店這幾年關門的越來越多，比如年初結業的羅富記——我常在身體微恙時去他們家買粥喝——前幾年結業的老店更是多到數不過來，其中不乏優秀者，令人扼腕嘆息。也許這是下一代接班人自己的選擇，也許這是時代發展不可避免的副作用，又或許我們只是經歷其中才覺可惜？回過頭看，消失在歷史中的名店千千萬，或許不該太悲觀？但我想我並不是悲觀，信息社會的發展速度是以往難以想像的，我們在越來越便捷的生活方式中丟失的未必是應該被淘汰的，相反可能因為我們走得太快，錯過了許多值得駐足欣賞的風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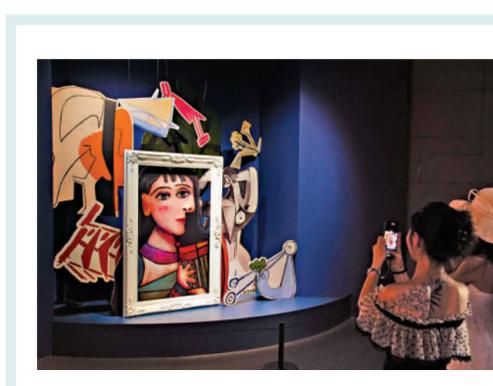
不過，如果達不到原店的水準，借屍還魂就大可不必了，一是砸了數十年經營創下的商譽；二來又讓食客大有人面桃花之感。借屍還魂不啻鞭屍，不如換個品牌經營，讓逝去的老店就此入土為安，存點美好記憶在中心也算好事。

「無盡的創造力」



市井萬象

廣西民族博物館正在舉行「無盡的創造力——畢加索藝術展」，展出油畫、版畫、硬筆畫等一百餘件畢加索不同創作階段、各類媒介的作品。一個由畫作《朵拉的肖像》組成的藝術裝置吸引參觀者拍照。



何謂「茶禪一味」



自由談
洪錦鉉

常見愛茶之人於茶室懸掛「茶禪一味」、「吃（喫）茶去」的墨寶，此景令筆者不禁思索：「茶禪一味」究竟源於何處？其與「吃茶去」又何淵源？還有「茶」與「禪」結合有何蘊意？

茶與禪的邂逅，可追溯到唐代寺院的晨鐘暮鼓。禪宗僧人坐禪之時，常以茶破睡魔、清心源，茶便由此化作修行的助緣。禪宗主張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」，而飲茶的過程恰好契合這一理念——專注於沏茶、品茶

的動作，摒棄雜念，內心得以澄明。趙州從諗禪師的「吃茶去」公案，堪稱茶禪一味的典範，其點化之妙，石破天驚。無論僧人是否來過禪寺，禪師均以「吃茶去」回應；院主因惑求問，禪師仍說「吃茶去」。這三句機鋒如金剛杵，擊碎一切分別心，暗示佛理即在日常之中，無需外求。「茶」與「禪」同「一味」，意即茶文化與禪宗在精神追求上有共通之處，核心在

於透過茶事體驗，參悟禪理，照見內心。筆者認為「茶禪一味」共通蘊意有三境。第一境是清苦回甘之美。茶的苦澀後回甘，象徵人生苦短卻需積極前行；禪修亦然，需耐得住清寂，方能悟道。茶從樹葉到杯中茗，我們品嘗到人生的起伏與轉折，正如禪宗所言，只有經歷磨難，才能達到心靈的覺醒。第二境是平常心即道。趙州禪師讓所有人「吃茶去」，正是告訴我們，以平常心做事，當下便是修行，直指「當下即佛」的禪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們應以平常心面對一切，不被外界的紛擾所動，保持內心的平靜與澄澈。第三境是空寂之境。南隱禪師以「空杯喻」點化弟子，唯有倒空成見，方能容受新茶。茶盞空，心亦需空，唯有「本來無一物」的空明，方能使人超脫俗慮，得大自在。

筆者學茶寫茶，友人誤以為此乃消極避世。實則，茶禪之道反賦予生活四重積極啟示。一重，接納甘苦，坦然浮沉。茶之滋味千差萬別，其內在變化往往非品茶者所能掌控，品茶之關鍵在於心境。人生亦復如是，俗語道「人生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」，確實許多事情的發展並非個人之力可左右，若能以坦然從容之心面對人生起伏，必能在逆境中品得回甘之味。二重，專注當下，做好本分。茶事講究全神貫注，禪修同樣如此。人生的意義不在於追逐遠方，而在於善待工作和生活，專注和投入，有助於聚精會神既能出色完成眼前的工作，也能把生活過得有滋有味。三是，持平常心，守清靜心。正如茶與禪的精神上的共鳴，皆蘊含於日常點滴之中。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，難免會有影響自己心緒的人事物。趙州禪師面臨不同人的詢

問，皆以「吃茶去」回應，意在告誡人們平時「該幹啥，就幹啥」，無需過多糾結。勿讓他人左右自己的心情，心若無波澄自明，釋懷自在笑紅塵。四是，放下執念，回歸本真。茶的一生，體現了「空」與「有」的圓融統一：乾茶是「有」，入水則「空」；茶湯是「有」，飲盡則「空」。人生往往也是在「有」中執著，於「空」中放下。茶需空杯以容，心需放空以悟。執念如滿杯之水，會阻礙智慧的流入，唯有去除我執，重回真我，方能體悟人生如茶，從樹葉到茶湯般「歷劫而香」。

下次若有人問「何謂茶禪一味」？或可邀他「吃茶去」，在茶中感悟。當有閒暇時，筆者喜歡問友人有空來吃茶否？正如「茶禪一味」的核心不在於形式，而在於通過茶事修煉心性，最終實現精神的超越與生命的覺醒。

責任編輯：謝敏嫻